

饗禮補亡
求古錄禮說補遺附續
公羊逸禮考徵



卷之四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求古錄禮說補遺

附續

金鶚著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饗禮補亡（及其他二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二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臨海金誠齋明經博聞強識，邃精三禮之學。受知于山陽汪文端，同時若儀徵阮文達、高郵王文簡及棲霞郝戶部懿行、涇胡觀察承珙、績溪胡戶部培帶、吾鄉陳徵君奐，交相推服，無異詞。所著求古錄、禮說、徵君爲校、栞于江甯節署，非足本也。會稽趙撫叔至台州，求其遺書，獲佚文七篇，撫叔入都，攜以示余。其中如論祔釋之非一、正日祭月祀之非制、釋八音次序之異、駁祝始敬終之誤，以經解經，確有依據。惜夫間編脫簡，徒摭索于灰燼之餘，而所得僅止此也。撫叔述明經子早卒，孫死于戍，遺書散亡，惟一二故老略能舉其姓氏，殘賸至斯，懼終湮沒，將謀雕板，以冀有傳。經生厄運，聞之心惻，微撫叔言，猶當勉而爲之。烏乎乾嘉之間，經學大師半在東南，其箸述等身，不求聞達者，自遭寇難，已與幽燐劫火，忽焉同盡。撫叔方纂國朝漢學師承續記，網羅舊聞，不遺餘力，盍一一最錄得之，爲千載下感不遇諸君慰，彼耗賴也哉。同治丁卯十一月，吳縣潘祖蔭。

求古錄禮說補遺

郊乘大路解

清 臨海金 鶚著

郊祭乘大路。禮記郊特牲以爲乘素車。鄭注云。素車殷路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是鄭以此爲魯禮。與周禮不同。方氏慤周氏謂楊氏復以此爲殷禮。二說皆據周禮玉路以祀玉路非素車。故以素車爲魯禮。殷禮也。陸氏佃謂祭天有兩車。玉路卽道之車也。素車卽事之車也。陳氏祥道禮書謂自國至大次乘玉路。自大次以升壇則乘素車。五禮通考以陸氏陳氏說爲是。鶚案三說皆非也。郊特牲明言王被袞以象天。是爲周禮可知。魯侯國安得稱王耶。皇氏云魯用王禮。故稱王。不知魯雖僭用王禮。君子必不以王稱之。明堂位語多夸大。其稱魯行郊禮亦曰魯君不稱王也。然則郊特牲稱王必非魯禮矣。三禮皆周人所作。所言皆周禮也。以周人言周禮。故槩不稱周。閒有稱周者必與夏殷並言也。若言夏殷禮必明標夏殷字以別于周。郊特牲無殷字。安得指爲殷禮耶。鄭注禮記每見與周禮不合者輒指爲夏殷禮皆非也郊有兩車。經典並無此文。一日之閒同此一事。而更易其車。又于義無取。聖人制禮何爲如此紛擾乎。陳氏謂猶之聽祭報以皮弁及祭則服大裘冕。不知聽祭報與祭是二事。而自國至大次自次至壇不得分爲二事。曷可援以爲例乎。故曰三說皆非也。周官巾車云。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旂以祀。經文第言祀。未嘗言祀天。竊謂

周天子祭祀皆乘玉路。惟祭天別取貴質之義而乘素車。素車則木路也。鄭注禮器云。大路。殷祭天之車也。雕飾。乘以祭天。謂之大路也。周官從其多者而言。故云玉路以祀。此省文也。周官一書從省文而不別白言之者甚多。

如禋祀祀昊天而不言五帝。路鼓鼓社祭而不言地。血祭祭社稷而不言地。司服不言祭地與日月之服。

皆是也。先儒泥其文以爲玉路以祀。凡祀皆然。遂謂周祭天乘玉路。誤矣。祭器云。大路素而越席。此以素

爲貴也。郊特牲云。乘素車。貴其質也。又云。素車之乘。尊其樸也。左氏桓二年傳云。大路越席。服虔注云。大路。木路是也。

杜注。大路。泥路。祀天車。失之。昭其儉也。是則周雖尙文而祭天則乘木路。經文甚明。奈何專泥巾車之文而概指諸書

爲殷禮乎。又案殷周所稱大路不同。殷以木路爲大路。朝祀與賓俱乘之。殷尙質。無金玉。象等路。惟革路。木路而已。革路以卽夜。餘禮皆乘

也。大路止有一無二也。周大路有二。有以玉路爲大路者。書顧命云。大路在賓階面。傳云。大路。玉。鄭注

亦以爲玉路。以玉路爲五路之首。故稱大也。有以木路爲大路者。明堂位云。大路。殷路也。又云。魯君孟春

乘大路祀帝於郊。禮器云。大路繁纓一就。皆指木路。此仍殷時之名。又以祀天而大之也。是周大路有二。

杜預左傳注以大路爲玉路。則混二大路而一之矣。又案郊乘木路。與田乘木路異。巾車云。木路前樊鵠

纓。建大麾以田。鄭注云。不言就數。與革路同。是木路樊纓五就也。田之木路五就。而郊之木路則一就。此

以少爲貴。猶特牲之義也。田載大麾而郊則太常十有二旂。龍章而設日月。象天明而則天數。猶被袞

十二章之義也。本郊特牲文。但彼不言太常。按官司常云。日月爲常。郊之旗有日月。可知爲太常也。日月象天明

同也。詳田獵建旗考。問嘗考之。古禮行並行不悖者。郊祭乘木路。器用陶匏。席用藻秸。此固以素爲貴也。而旗載太

常服用龍袞則又以文爲貴。牲止一牟。樊纓一就。此以少爲貴也。而旗十二旂。服十二章。酒備五齊。禮行七獻。則又以多爲貴。所謂並行不悖者。殷周皆然也。先儒惟泥於郊必貴質。因謂大裘冕無旒。服無章。泥於周必尙文。因謂郊乘玉路。胥失之矣。又案論語云。乘殷之輅。殷輅周人非絕不乘。然田乘木路。田車非乘車也。明堂位云。乘路。周路也。以玉、金、象、路爲乘車。可知田車、乘車不同。論語指乘車言。乘車所乘惟祭天一事。則乘之亦甚罕矣。故夫子欲乘殷之輅。楊氏復云。使周郊亦乘素車。則孔子不日乘殷之輅矣。因以乘素車爲殷禮。是亦泥論語之文而失之也。孟子言。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鸛謂不特說詩爲然。凡說經皆宜爾。學者勿泥於辭。斯經義無不通矣。

祊釋辨

祊之祭一而已矣。惟在正祭之日。釋祭無之。祊與釋不同。鄭氏乃混祊于釋。注禮器爲祊乎外云。祊祭。明日之釋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注郊特牲。祊之於東方云。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釋又於其堂神位於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釋。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注索祭祝於祊云。索求神也。廟門曰祊。謂之祊者。以於釋祭名也。孔疏云。凡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於室。又求神於廟門之內。一是明日釋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祊。此案祭於祊。當是正祭日之祊。應稱廟而謂之祊者。以明日釋祭稱祊。雖今日之正祭。假以明日釋祭。祊名同稱之曰祊也。案經典言祊。皆在正祭之時。詩楚茨云。祝祭於祊。次於或剝或烹。或肆或將之下。其

在正祭時甚明。郊特牲云：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於祊，尙曰求諸遠者，與此亦可見在正祭時，禮器云：設祭於堂，爲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此文與郊特牲相似，皆言求神非一處，亦可知在正祭時也。皆與釋祭無涉。春秋宣八年經：壬午，猶釋三傳，皆不言祊。周頌序云：絲衣，釋賓尸也，亦不言祊。爾雅云：釋又祭也。周曰彤，夏曰復，昨無此句。徐彥疏云：諸家爾雅俱無此言，惟郭本有之。案：郭注云：未見義所出，蓋經傳悉無復昨之說也。疑此句後人所增，非古本也。亦不言祊，是祊與釋判然各異矣。郊特牲：孔子曰：釋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此言三事皆失。釋與祊各爲一事也。若以祊釋爲一事，統謂之釋，豈朝市亦得爲釋乎？鄭孔於楚茨祝祭於祊，及郊特牲索祭祝于祊，指爲正祭之祊，而以祊之于東方，及禮器爲祊乎外，則指爲釋祭之祊，且以釋祭之祊爲正，而謂正祭之祊，假釋祭而名，其亦僞矣。祊祭當在廟門外之西室，釋則於廟門內之西堂，禮器爲祊乎外，對設祭於堂言，可知祊在門外，門內與堂不可分內外也。祭統言出於祊，出者出門也。郊特牲言祊求諸遠，亦可知爲門外也。蓋必於門外求之，斯遠之至矣。郊特牲以釋於庫門內爲失，言庫門不言廟門，是失在於庫門，不在於門內，可知釋祭當在廟門內也。釋爲又祭，當與正祭相似，而殺其禮，與祊祭迥異。釋祭有牲，絲衣詩可證。鄭注：周官求牛云：求終也，謂釋有牛得之，而祊稱祝祭，禮器別之于設祭。郊特牲以索祭祝于祊，與直祭祝于主連文，其禮當相類，直祭祝于主，是陰厭之禮，即特牲少牢祝酌奠也。此時尸未入，故曰祝于主。鄭注：謂在薦執，但以酒酌奠，無牲俎，祊祭亦宜然也。釋祭主人必親，宗廟可知，主人必親也。是祖庚祭高，而祊言祝祭，蓋第使太祝爲

楚茨鄭箋云：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朱傳同。其實門內固非，而謂使祝求之，是也。

主人不親也。訪所以求神于遠，而釋則尋釋

正祭，無求神于遠之義也。然則訪宜在門外，釋宜在門內矣。釋與正祭相似，本當在廟堂中，然禮不可全

同於正祭，同則享祀繁黷，又賓尸在堂。少牢禮：賓尸在堂，則天子諸侯亦必在堂可知。門堂頗狹，天子賓尸何能容之？且降于大夫，尤無此理。鄭注禮器：謂事尸於廟門旁之堂，絲衣備

以堂爲門堂，皆非也。經言自堂徂基，其爲廟堂也。明。毛傳釋基字不釋堂字，蓋不以堂爲門堂也。

若釋祭亦于堂中，則人神混亂之，故曰賓。故釋於廟門內

也。祭于門堂，所以別于正祭，而在門內，則猶與正祭相倣。若在門外，則絕不類矣。故知釋宜在廟門內也。

訪祭但令祝酌奠，與正祭迥殊，而謂之索祭，故知宜在廟門外也。爾雅釋宮云：廟門謂之訪。鄭注郊特牲云：本雅訓也。禮器疏引爾雅作廟門謂之訪。今本作閤謂之門，誤也。閤是俗字，本當作訪。訪字从示，說文作𡵓，是訪爲祭名。其祭于廟門，故廟門謂之訪。廟門因訪而名，非訪因廟門而名也。禮器爲訪乎外，郊特牲訪之于東方，此訪爲祭名也。詩祝祭于訪，郊特牲索祭祝于訪，此訪爲廟門也。義。雖殊而字皆作訪，爾雅所以釋詩，古本必作訪，不作閤也。

楚茨毛傳云：訪，廟門也，皆不言內。祭先祖所徃，復失之矣。

天子諸侯迎賓皆于大門外，與賓同入廟門，並無廟門內待賓客之禮。安見訪必在廟門內乎？鄭孔

謂釋在門外，訪在門內，抑又慎矣。訪與釋別，釋又與賓尸別。蓋釋所以事神，賓尸所以事尸，與正祭日尸

以象神者殊也。大夫士無釋祭，故賓尸在當日。天子諸侯有釋祭，故賓尸在明日。絲衣序所謂釋賓尸者，

既釋而又賓尸也。釋非求神，賓尸更不可言求神。鄭謂釋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是

混訪于釋，又混釋于賓尸，其義殊不可通矣。訪不特不在釋祭之日，亦不在正祭之末。蓋訪所以求神，求

神當於祭之始，不當於祭之終也。郊特牲言：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訪，二祭同爲求神，當近禮器言：設

祭于堂，是朝踐時事。繼之曰爲訪乎外，則訪亦在朝踐之時矣。詩執轡踣踣以下，方言饋食之事，而上章

言祝祭于祊，亦可見祊當朝踐也。朱子經傳通解，馬氏文獻通考俱以祊祭列于既徹之後。陸氏佃、方氏懋亦皆謂祊在尸出祭畢時，誤矣。夫祭既畢，何爲求神于祊乎？此皆悖乎經者也。

八音次序說

八音次序有二。周官太師云：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周語伶州鳩所言八音曰：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二說次序不同，各有精義存焉。周官次序原於八卦，以天所生者言也。周語次序，秩其輕重，以人所
用者言也。左氏隱五傳八音疏云：服虔以爲乾音石，坎音革，艮音匏，震音竹，巽音木，離音絲，坤音土，兌音
金。此八音配八卦也。八卦兌正西，乾西北，坤西南，三卦皆位于西。金、石、土配兌、乾、坤，故以類序之。坤爲地
地土也。焦京以坤爲土。石與金同氣，亦金類也。說卦傳：乾爲玉，爲金。石，即玉也。金石皆生于土，先金石而後土者，西方爲陰，陰
逆推其所始也。先金後石者，兌位正西，以正者爲首也。鼗爲火精，成於夏，與馬同氣。周官有馬之法，禁原蓋以此也。午屬
馬，故離音絲。周官掌皮冬斂革，革成於冬。詩曰：鼗鼓逢逢，以爲鼓也。變小正，二月制鼗。鼗爲水物，故坎音革。坎離居
南北之正，在兌、乾、坤之東。八音以革、絲、次金、石、土者，右旋之義也。蓋聲本於虛而屬陽，故其數奇而爲五。
音麗於器而屬陰，故其數偶而爲八。惟其屬陰，故其序右旋也。右旋者，自西而東，亦自北而南，故先金石
土而後革、絲、先金、石而後土，先革而後絲也。巽東南，艮東北，震正東，三卦皆位于東。木、匏、竹配巽、艮、震，故
亦以類次之。說卦：巽爲木，故其音木；震爲竹，故其音竹；艮爲果蓏，故其音匏。匏、竹皆木之類，先木而後匏、
竹者，東方爲陽，陽順序其所生也。先匏後竹者，震位正東，以正始亦以正終也。且始西而終東者，又有說

焉樂者陽也。樂記云：樂由陽來，陽必根乎陰，故自西而東也。考古之奏樂，必先西。大射儀：樂縣應鼙在阼，階西，朔鼙在西階西。鄭注云：朔，始也。奏樂先擊西鼙，樂爲賓所由來也。先擊朔鼙，應鼙應之，是奏樂先西也。鄭謂樂爲賓所由來，則失其義。案：朔鼙，卽鞀。本陳氏禮書，律呂正義，詳周縣鼓兼檠鼓考。周官大師：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鞀。小師：凡小祭祀，小樂事鼓鞀。是祭祀亦先擊西鼙，非特賓客也。奏樂先西者，豈爲賓在西乎？故知取陽根乎陰之義也。李安溪云：成於天地者爲貴，故先以金石。土成於動物者次之，故繼以革。絲成於植物者又次之，故繼以木。匏、竹，此亦得爲一義，然其說淺矣。周語之說：以金石爲一類，假人力以生聲者也；竹、匏、土爲一類，假人氣以生聲者也；革、木爲一類，所以爲樂之節奏者也。本律呂正義。且以輕重序之：首金石，次絲，竹，次匏，土，次革，木。其序秩然不紊。孟子云：集大成者也。金聲而玉振之也。左傳言：魏絳于是有金石之樂，后夔贊樂，首言鼗擊鳴球。又云：擊石拊石，商頌言：依我磬聲。周官鍾師：掌金奏，以鍾鼓奏九夏。鄭注云：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先擊鍾，次擊鼓。九夏，樂之大歌。可知金石爲樂之綱，八音以金石爲重也。次則絲，竹亦爲樂之要領。書于鳴球之下，卽云搏拊琴瑟。小雅言：鼓瑟鼓琴。商頌言：嘒嘒管聲。禮記言：下管象舞。夏篇序興絲竹之重可知。蓋堂上之樂，貴人聲；絲音主之。本律呂正義。堂下之樂，貴人氣；竹音主之。此律呂正義。此絲竹所以爲樂之要領也。古聖人制律呂，以竹爲管，而琴瑟之絲，綸巨細，徽柱遠近，亦可以爲律呂之準。至于金石之厚薄，亦皆以十二律爲之度數。是則金、石、絲、竹四音，最叶于十二律。故編縣鍾磬，皆必有六枚。十二枚以應四清聲。又有十二辰零鍾，簫有十六管，琴有十三徽，瑟有十三柱。加一以象閏。俱備十二律之數焉。樂記云：

金石、絲、竹、樂之器也。音有八而獨舉四者，可見四者之重也。四者並重，而先金石者，金石音大，絲、竹音小。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二句本故金、石先于絲、竹也。匏、土雖同假人氣，而匏兼乎竹。笙、箏之制，以管植于匏中，是匏兼竹音也。與竹相近，故周語云：匏、竹利制，匏與竹並稱。小雅言鼓瑟吹笙，又言笙磬同音。燕禮、鄉飲酒禮，閒用笙、壎，則罕言之，是匏重于土，故先匏後土也。革、木雖同爲節樂。周語：革、木以節之。又云：革、木一聲無清濁，故俱以節樂耳。而革之用大，虞書、商頌皆先言鼗鼓，後言祝敔。周官三大樂皆以鼓鼗與管琴瑟並舉。學記云：鼓無當于五聲，五聲弗得不和，言鼓而不言祝敔，是革重于木，故先革後木也。要之八音之中，金、石、絲、竹之外，革音亦重。荀子言鼓如天，又云：鼓爲樂之君，故經典皆言鍾鼓。鼓與鍾並尊，爲衆音之綱領。蓋宣樂者，鍾爲大，節樂者，鼓爲大也。且鼓亦所以先樂。秦夏先擊鍾，餘樂皆先鼗鼓。登歌下管，皆先擊小鼓。次擊大鼓，見周官注。舞亦先擊鼓。樂記所謂始奏以文也。本鄭注。革爲坎音，亦爲震音。本白虎通及說文。十二辰始于子，四時始于春，鼓所以先樂也。鼓以先樂，又以和樂。節之則所以利之。爾雅云：和樂謂之節。故得與鍾並尊也。其與木音並列于末者，以止一聲，又爲衆樂之節。與金、石、絲、竹、匏、土六者不同，故序于末耳。是則金、石、絲、竹、革五者並重，音與聲皆五矣。然音必備夫八者，五聲應五行，四時八音應八方，風樂所以宣天地之氣，故與天地相符也。革與金並重，故周官八音始于金，中于革，絲終于竹。此以震兌坎離四正卦爲綱紀也。周語先列金、石、絲、竹，此以乾兌離震四卦爲綱紀。兌離震亦皆正卦，乾雖在西北隅，而實爲八卦之首，故其音宜尊也。周官重金、革、絲、竹，周語重金、石、絲、竹，合之爲金、石、革、絲、竹五音，配乎五行，金爲金，革爲水，絲爲火，竹爲木，石爲土也。石者土之核也。語其重則配五行，言其全則應

八方而金石革絲竹之次卦位自西而東見陽根乎陰之妙又周語八者次序所配之卦皆一陰一陽相間乾震坎艮四卦坤巽離兌陰卦金石竹四音皆先陰後陽匏土革木四音皆先陽後陰可見陰陽交錯之妙而先陰後陽者序于前亦見陽根陰之義皆聖人制作之精意也八音配八卦左傳疏文引樂緯云坎樂用管管兌用鐘乾用祝鼓孔氏謂未知孰是案坎管坤磬乾祝鼓皆無義可推此說非也

祝敵考

祝敵之制舊說誤者有五一曰祝如伏虎釋名云祝狀如伏虎如物始見祝祝然也案鄭司農注小師云祝如漆篥中有椎敵木虎也鄭康成注書益稷云祝狀如漆篥投椎於其中而撞之敵狀如伏虎背上刻之爾雅郭璞注亦云然惟劉熙與諸說異蓋互易其名傳聞之誤也一曰祝與控爲二物荀子云執祝拊控楬似萬物是祝與控別爲二也樂記云聖人作爲鼗鼓控拊鄭注云控拊謂祝敵也周頌有瞽篇云鼗磬祝圉毛傳云祝木控也拊拊也是控卽祝非二物控从木从空與狀如漆篥之說合其爲一物明矣一曰祝敵爲乾音白虎通云祝敵乾音也祝敵者終始之聲萬物之所生也不知祝敵以木爲之木安得屬乾乾爲萬物資始非終也祝敵皆所以止樂有終之義其非乾音明矣服虔注左傳八音以石爲乾音巽爲木音此說得之陽生于子終于巳巳屬巽卦樂爲陽聲祝敵節樂之終也說卦巽爲木祝敵木音也巽又爲風風從虎敵爲伏虎形亦宜屬巽也一曰祝以作樂於始敵以止樂於終書益稷云合止祝敵鄭注云合樂用祝敵以止樂僞孔傳云祝敵所以作止樂孔疏云樂之初聲祝以作之樂之將末戛敵以止之

案白虎通云。祝始也。故終也。釋名云。祝訓爲始。以作樂。故衛也。衛止也。所以止樂也。顏師古漢書注云。祝與俶同。俶始也。樂將作。先鼓之。皆與鄭合。後儒悉从之。鸛鷖以爲不然。周語云。革木以節之。爾雅云。和樂謂之節。鄭注三綱云。祝。執節所以節樂。爾雅。和樂謂之節。蓋即承祝。

謂之節。鄭注三綱云。祝。執節所以節樂。爾雅。和樂謂之節。蓋即承祝。是節樂即所以和樂。學記云。鼓無當于五聲。五聲弗得不和。祝故與鼓同也。夫祝故以節樂和樂。當知後世之拍板然。或二句一節。或一句一節。或

一句二節。

詳樂前考。

若始終止一用。何以節樂和樂乎。且節有止義。必節于終。未有節于始者。爾雅云。所以

鼓祝謂之止。是祝亦所以止樂也。說文云。祝。樂木空也。所以止音爲節。風俗通引禮樂記云。祝方三尺五寸。高尺五寸。

郭注。祝。二尺。深一尺六寸。與風俗通不同。後世多从郭說。

中有椎。止音爲節。據此祝故皆所以節止樂。不可謂祝以

作樂于始也。書言合止祝故。謂合其句而止之。合有和之義焉。止有節之義焉。合止皆兼祝故。非祝合而故止也。鄭以爲合樂于始。僞孔傳因以作字易合字。然作與合文義迥殊。豈可訓合爲作乎。又上者暫止。

非終止也。先儒皆以爲終止。既與節字之義不合。而虞書此句。亦不當敍于笙鏞以閒之先矣。

升歌下管。合樂皆必以。

祝故前之。故敍于下管之後。鼓亦即樂。故與祝故連文。若驟言播鼓祝故。樂記言鼓播。王制言祝故。爾雅次于祝故。皆此意也。然鼓所以節樂。亦所以先樂。祝故但主于節樂。而不以先樂。故合止二字專屬祝故也。

通雅及江慎修考。

唐六典。舉麾鼓祝而後樂作。假麾。臯故而後樂止。太常沿襲相傳。皆爲先儒所誤也。經典絕未有作樂先鼓祝之說。周語云。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是金石先于絲竹。動之者。謂先作而發

動之也。大樂以金奏爲先。鍾師掌金奏。以鍾鼓奏九夏。鄭注云。先擊鍾。次擊鼓。虞書言升歌。首夏擊鳴球。

鳴球特磬也。則金奏之鐘。亦特鐘也。太師登歌先擊拊。拊亦鼓屬也。是升歌先擊特磬。次擊拊。

感音首言擊鳴球。次言搏拊。其明徵也。太師下

管笙鼓。棘棘者小鼓也。然則鐘磬鼓皆以先樂。經有明文。奈何以祝先樂乎。樂記云。始奏以文。復亂以武。鄭注云。文謂鼓也。武謂金也。夫亂爲樂之終。而鑿金以止之。孔疏言舞欲退之時。擊金鐘而退。案上文言弦匏笙鼓。不言舞。疏專指舞言。非也。金鐘止鼓。是用獵軍旅所用。樂器未見有鐘也。則止樂亦以特鐘。以此始。亦以此終也。八音惟金最洪。爲衆音之綱。故始終用之。若謂樂終戛鼓。其音甚輕。何足以收衆音乎。一曰。堂上有祝敵。益稷僞孔傳以戛擊爲祝敵。謂上下各有之。案經典未有以戛擊爲樂器者。戛擊雙聲字。戛亦擊也。謂戛擊以鳴玉磬也。本鄭注。蔡傳同。明堂位戛作搯。以玉磬搯擊皆爲樂器。此漢儒之謬說也。僞孔傳襲用其說。殊不思祝敵旣在堂下。堂上安得又有祝敵乎。夫祝敵爲樂之德音。見樂記。而說者多誤。不可以不正也。

敦考

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璫。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是敦爲有虞氏之器也。然儀禮爲周制。而多言敦。特牲饋食。初云兩敦在西堂。末云佐食分簋鏞。鄭注云。敦有虞士之器也。變敦言簋。容同。姓之士得从周制耳。陳氏祥道。楊氏復皆从鄭說。鵜竊以爲非也。禮經分別同姓異姓。誰在朝之内外。陪之東西。盟之先後。揖之高下。昏姻之通不通。祭畢之燕不燕而已。若宮室衣服。飲食器物等制。皆無同異姓之別。惟周官巾車言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然象路亦周時之車。非先代器也。諸侯得用先代器者。祇有二王之後。修其祖宗之禮物。以作賓王家。其餘諸侯皆不得用。而大夫士可知矣。今謂大夫士同姓者用當代之器。鄭注專言士。文不具也。故賈疏兼言大夫。異姓者用先代之器。殊與經不合。閒嘗考之。周公監于虞夏殷而損益。

之以爲周禮。其自成一代之制者固多。而沿襲先代之制者亦不少。如木路、殷車也。周用以祭天。大麾、夏

旗也。周用以田獵。鼙鼓爲殷制。周亦兼用建鼓。建鼓即鼙鼓。詳周縣鼓兼鼙鼓考。明水爲夏物。周亦兼用玄酒。明堂位云。夏后氏尙明水。殷尙醴。周尙酒。鄭注。此皆其時之用耳。言尙。非是。夏用明水。周用酒也。然禮運云。玄酒在

堂。士冠禮亦有玄酒。玄酒水也。先儒謂周人設酒一尊。必以玄酒配之。示不忘古。是周亦用明水矣。瓦豆、瓦甬、虞

器也。周用以郊。而大夫士祭亦用瓦豆。瓦豆。士亦瓦豆可知。諸如此類。皆沿用先代器物。自天子以至于

士皆有之。無論同姓異姓也。敦爲虞器。在虞時上下通用。明堂位以兩敦與八簋並言。八簋是天子之禮。則兩敦

有虞士之器。非是。周用簋簠。簠盛稻粱。簋盛黍稷。八簋中有稻粱。則兼有簠。經典多專言簋。簠蓋同類。以簋該簠也。亦兼用敦。然簋簠爲天子諸侯之器。而敦則

大夫士用之。玉藻云。諸侯朔月四簋。疏云。天子當六簋。是常食用簋也。四簋者。稻粱二簋。黍稷二簋也。稻粱本盛

孔氏謂稻粱亦以簋盛之。皆非。周官掌客。上公簋十。侯伯八。子男六。簋則同用十二。是享賓用簋也。禮運言陳其簋

祭統言八簋之實。曾子問言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簋簠既陳。是祭祀用簋也。皆未有言用敦者。可

知敦非天子諸侯之器也。內則言父母之敦。非饒莫敢用。是大夫士常食用敦也。士昏禮。黍稷四敦。皆

蓋敦者。昏禮攝盛也。是昏禮用敦也。少牢饋食禮。主婦執一金敦黍。又云。上佐食取黍稷于四敦。上祭兩

夫四敦。由此推之。諸侯祭當六簋。天子當八簋。見祭統注疏。是祭祀用敦也。士喪禮。朔月奠有黍稷用瓦敦。常用之敦。以木爲之。士虞禮。贊設二敦

于俎南。是喪禮用敦也。皆未有信用簋者。可知簋非大夫士之器也。聘禮堂上八簋兩簋。東西夾各六簋

兩簋。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八簋。下大夫六簋。此賓雖大夫。而主人爲諸侯。故以諸侯之禮。用簋不用敦。且

其數最多也。秦風言於我乎。每食四簋。此諸侯食其臣之禮。雖殺于聘賓。亦从諸侯制而用簋也。或謂賢臣

其數最多也。秦風言於我乎。每食四簋。此諸侯食其臣之禮。雖殺于聘賓。亦从諸侯制而用簋也。家食四簋